兩般秋雨盦隨筆

兩般秋雨盦隨筆目五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

錢唐梁紹壬應來甫纂

在疚記

明忠莊朱公諱之馮，字德止，號勉齋，京師人，官中丞，殉甲申之難，著在疚記。中多粹語，有云：隱惡揚善者，聖人也；好善惡惡者，賢人也；分別善惡無當者，庸人；顛倒善惡以快讒謗者，小人也。

宗彝

思南石阡一帶山中產獸，曰宗彝，類獮猴，巢于樹，老者

直居上子孫以次居下老者不多出子孫居下者出得果即傳遞至上上者食然後傳遞至下先儒謂先王用以繪於尊者取其孝也

同姓

張獻忠亂蜀焚燬城市祠廟惟梓潼七曲山張亞子廟盛有增飾且追尊帝君爲始祖遇張桓侯廟亦不敢毀唐黃巢之亂屠戮無算然獨厚同姓如黃姓之家及黃岡黃梅等縣皆以黃字得免盜賊之行如出一轍然今人之暴富貴而即忘其族里者殆盜賊之不若矣

治中

官名治中中字多讀如字非周禮天官凡官府都鄉州及都鄙之制治中受而藏之鄭司農曰中者要也謂職治簿書之要也則中字宜與中傷中酒等字同音

脫十孃顧二孃

王阮亭先生詩云樽前白髮談天寶零落人閒脫十孃注金陵舊院有頓脫諸姓皆元人後没入敎坊者江寧脫十孃者年八十餘尚在萬歷中北里之尤也陳句山先生詩云誰將幾滴梨花水一灑泉臺顧二孃注顧二孃吳門人善製硯住專諸巷

六女

廣州順德縣李氏簡姑定姑介姑潔姑寅姑璇姑遭滇寇之亂誓志同死連臂投淵見漁洋山人池北偶談然廣郡六貞女事不止此康熙丙辰逆周入寇順德有伍某者知陳村生員李朝宗有同堂女六人年及笄皆殊色因勒其家爲富戸派助兵餉使人謂李曰以六女歸伍事必解六女知不免一夕同赴水死六屍浮出面色如生遂合葬于龜山之陰事聞下伍于獄瘐死又增城黃燦陽妻湯氏及其弟一初之女曰愼曰志曰愛及庠

生森然之妹曰可再曰蝦湯孀守與五女共處樓中崇禎戊辰賊黃仲積攻樓湯與五女墜樓死邑令方大猷有詩紀之順治癸巳李定國攻新會菱塘諸鄉治戰艦應之定國敗走藩兵至偵知李良宰富誣其通寇使游檄索金即免李靳不與兵圍其居李有六女登樓自縊良宰墜樓被殺乾隆丙申三月賊衆劫新會鄺佳倖家樓時有女鄺蘭孃胡鶴孃胡寅孃胡帶孃廖寬孃鄺妹孃懼辱墜樓人呼墜樓六貞女云

躲破鼓

昔有人養二猿牝者甚淫一日失牡叫號不已主人徧覓不得翼日乃出自破鼓中故今號人之避內差者曰躲破鼓

上舍

明初一上舍任都掌院羣屬忽之約二三新差巡按者領教掌院厲聲云出去不可使人怕歸來不可使人笑聞者凜然

桂花新

蔣茗生太史空谷香傳奇曾學連移官齣內桂花新一

支云山平水遠出桐江柔艣聲中過富陽塔影認錢唐何處是故人門巷敘自嚴州至省城光景歷歷如在目前余久羈嶺表夢繞家山一再誦之悠然神往矣

輓聯

姨丈蘇子齋先生繹初入翰林繼擢御史鐫級捐復員外補刑部湖廣司轉郎中出爲山西朔平府知府丁母艱起復簡山東青州府知府卒於官家大人在粵接訃命王爲輓聯云侍直西清珥筆西臺又盡職西曹出治懋勳猷兩省春風思太守耗傳東浙心傷東魯奈身羈

東粵招魂長歎息一江秋水哭先生叉同年徐秋厓孝廉廷烺會試場中得病十四日而歿于邸舍余代家叔小槎比部作挽聯云十四日病莫能興幸喬梓相依屬纊尚能親含玉令嗣訪齋亦因會試在京三千里沒而猶視痛桑榆垂暮倚閭空自盼泥金太翁來若先生年八十餘猶在堂也

文莊奏語

先文莊公在政府一時援引如陳句山太僕兆崙孫虛船通議灝皆名宿或有以公庇護同鄉言于上一日

召公謂曰人言爾庇護同鄉自後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公頓首對曰臣領

皇上無則加勉之訓時服其有體

孫徵君語

蘇門孫徵君鍾元先生奇逢嘗題壁云人生最繫戀者過去最希冀者未來最悠忽者現在此三語眞世人藥石也

誌哀

先君疾終開平官舍時不孝甫會試下第旋里驚聞凶

耗俑侗南來合殮未親罪難擢髮鴛湖陸琴臺先生咸高時在幕中掌書記賦臺城路輓詞二闋云春殘忽爾維摩擾林禽正呼歸去君時有歸田之意緣連累未遂果至暮春疾作鄉心更切重千鈞載無片石相對祇增愁緒刀圭何補恨奈緩來遲玉樓先赴省醫至已不及矣化鶴飛鳧送君魂返古杭渡甘棠歌徧嶺嶠看碑題墮淚奚減羊祜甲第箕裘宰官衣鉢況有傳經小杜謂嗣君晉竹孝廉眞無憾處儘撒手紅塵游神紫府滿目悲涼彌留無半語君臨終與家人無一訣別之詞知君一去無依戀淒涼殯宮誰奉下第劉蕡思親仲子可有夜

來凶夢。（晉竹時赴試未回）關山阻邈。只寡鵠孤鸞。據牀啼湧。更是傷心左家嬌女雪衣送葬蹤飄散太促想芙蓉幕捲情緒千種寄白堂開、（蒼城署廳之額曰寄白堂）拈紅會散六十二旬歡縱。余尤誼重感伯也當年榜花會共。（太翁丈庵先生與先胞伯戊申同榜）兩世科名。（君又與星樓家兄同年）撫棺增一慟、情眞意摯令人哀感謹泣而誌之

竹枝

嶺南竹枝詞多矣余最愛彭羨門先生一首云妾家谿口小迴塘。茅屋籐扉蠣粉牆。記取榕陰最深處。閑時來

坐喫檳榔。風韻獨絕綽有古音

胸襟

陳同甫作忠臣論以武庚爲忠臣孝子之首此言必有爲而發蓋譏高宗之緩于復仇也又高宗定都臨安同甫醉中睨視之曰決錢江之水城可灌也明祖定都金陵姚少師作詩曰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青眼倦看。帝王創建虎踞龍蟠自以爲子孫萬世之業而二人者直以草芥視之其胸襟爲何等耶

廢紙

蕭山蔡荆山茂才出示冊頁一本其中所潢褾者乃成化時某縣呈狀一紙萬歷時某科題名錄一紙崇禎時某家房契一紙隆慶時某年春牛圖一紙宣德時某典當票一紙宏治時某姓借券一紙天啟時某地弓口圖帳一紙景泰時某歲黃歷太歲方位圖一紙數百年廢物以類聚之亦入賞鑑可謂極文人之好事矣

父子異趣

曹操殺孔北海禁其文其子丕獨愛之令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蔡京立黨碑禁蘇黃文字子絛諭

議尋以蘇軾黃庭堅爲本宣和五年或言于上奉旨落職趙明誠趙正夫挺之子也正夫惡黨人明誠撰金石錄每遇蘇黃片紙隻字必收藏以此失愛于正夫權姦之勢可以傾朝野而不能得之于家庭亦異矣哉

兄弟異趣

曹丕篡漢陳思王植變服而哭司馬炎篡魏習陽亭侯順歎曰事乖唐虞而假爲禪名遂悲泣廢黜而卒王荆公行新法弟平甫頗不直之一日荆公見呂惠卿平甫于內吹笛公使人謂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甫使人答曰

請相公遠使人宋郊爲相儉約自奉弟祁爲學士游讌奢豪以十重錦幃覆屋爲長夜之飲郊使人謂曰寄語學士記當日讀書某山夜半啜冷粥時否祁荅之曰傳語相公試問當日夜半啜冷粥是爲甚的同氣之不同志趣如此

居官不聽子弟言

明耿定向先進遺風云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省公問曰一路守令間孰賢對曰兒道出江陵其令殊不賢公曰云何曰即待兒苟簡甚矣乃天台范理也

文定默識之卽薦陞德安府知府甚有惠政夫居位者方以趨奉之勤惰疏密張我威福其子弟卽藉父兄之勢以嚇當路而父兄卽聽子弟之言以寄耳目文定不私其子反以此重其人所以勵官方者在此所以垂家法者亦在此嗚呼賢矣

溫伊初

溫伊初訓粵東嘉應州長樂縣人也道光乙酉選拔貢生壬辰舉于其鄉是科先君分校秋闈其房師某公以此卷示先君先君曰此必長樂溫某也揭曉果然故伊

初于先君有知己之感執弟子之禮甚恭著有登雲山房文藁純學昌黎又梧溪書屋詩四卷不屑屑作宋元以後語有七古一篇純用盲左語頗奇恣其題云余贈鐵孫雪庵詩有武庫森然排甲戈句令鐵孫贈余詩純以兵喻復效其體奉酬詩云徐君治詩如治兵窮兵日日尋戰爭。兵連禍結無時已。坐令兩國荒春耕。余與鐵孫皆以舌耕翩然大師復加我。畏君之威請行成。室如懸罄野無草。一任強敵來縱橫。焚舟濟河秦師銳。閉關塞竇晉國驚。悉索敝賦雖已罄有死不甘城下盟。華元登牀見子

反析骸易子抒其情請君退師三十里哀憐敝邑許之
平溯惟首禍始何人實我小國敢自矜余先以詩贈鐵孫息侯
伐鄭不量力宋公厠伯徒虛名漫云匹夫不可狃豈知
大國寧敢輕窒皇蒲胥車劒及組甲被練千百并左廣
右廣次第駕上軍下軍迤邐行莒婁紡績城可度堇父
懸布堞再登井湮木刊陳何酷斬祀殺厲吳正勍華泉
取飲兩驂絓炊鼻下車一足躄背城一戰吾倘能休兵
三駕君已贏果然牛瘠豚能僨始信雞鬬雄先鳴嗟我
與君匹楚晉城濮報邲勝敗更欲效向戌弭兵法玉帛

相見交于庭止戈爲武繹古義散厥馬牧之郊坰却憶南山射虎將（來詩言訪雪庵）力能飲石誰抗衡請君更張十萬弩我從壁上瞭雙睛月過上弦利行師試執同律聽軍聲

栢相詩

栢鞠谿節相總制兩江與河督陳公鳳翔意見不合遂相傾軋陳公奉旨革職幷荷枷河干旋以憤卒一時不免物議沸騰栢公作感懷詩四首云淮甸雲沈月上遲夜寒獨坐夢醒

時。霜欺短鬢愁低首。花放長檠笑展眉。碁局定能淆黑白。蛙聲那復問公私。路人萬口驚相告。鼠穴牛車事亦奇。狂花滿眼鬨沈醺。說鬼談禪異所聞。鏡裏無形難覓影。峰頭有石易生雲。服轅老馬愁前路。鎩羽秋鴻感舊羣。箕斗插簷天尺五。自扶筇杖看星文。膠漆雷陳託舊盟。相逢一笑素心傾。平生自詡汪汪度。宇宙曾垂矯矯名。海市幻成樓有象。并刀翦處水無聲。著書辨謗渾多事。付與千秋月旦評。嬾從軀策問行藏。尺短何能較寸長。只恐身名終碌碌。空令歲月去堂堂。忘家久作離塵

想多病難尋辟穀方昨夢游仙心境朗五雲樓閣氣蒼茫事雖不純而詩則名貴可誦

喜鵲

明東阿于慎行穀山筆塵云竇參爲相其族子名申者爲給事中招權受賂參每遷朝士常與申議申因先報其人時以喜鵲目之及參賜死申亦杖殺喜鵲亦自不吉如此今之卿相子弟爲喜鵲者可以戒矣此語甚新

魔漿

梁武帝斷酒肉文云酒是魔漿可與福水二字的對葢

一頌一戒也又諺謂酒曰其益如毫其損如刀旨哉斯言

紈袴傳

三原孫枝蔚豹人少年行云少年不讀書父兄佩金印子弟乘高車少年不學稼朝出烏衣巷暮飲青樓下豈知樹上花委地不如蓬與麻可憐樓中梯枯爛誰論高與低爾父爾兄歸黄土爾今獨自當門戶爾亦不辨畝東西爾亦不能學商賈時衰運去繁華歇年年大水傷禾黍舊時諸青衣散去知何所簿吏忽升堂催租聲最

愁相傳新使君憐才頗重文爾曾不識字張口無所云賣田田不售哭上城東墳昔日少年今如此此地下貴人聞不聞雲開孫鋐批曰此詩可爲紈袴子作傳

馬坡巷

馬坡巷近東花園爲上馬坡北抵清泰門爲下馬坡舊名馬婆巷元奉化戴帥初戊戌清明杭邸坐雪絕句云思鄉處處只愁生正好春游又不晴雪似梨花雲似柳馬婆巷口過清明葢巷猶南宋時名也見厲樊榭東城雜記

私蓄

明程至善無顏錄云父母富其子私蓄不可無無者非敗子卽騃人也父母貧其子私蓄不可有有者非逆子卽忍人也先大父丈庵公云親富而有私蓄必能儉約自處省縮贏餘若假親名以謀非分之財據爲私蓄或至貽父母惡名則其罪亦與逆子忍人等矣

帝王言動

宋藝祖夜半思食羊肝左右曰何不言帝曰若言之則大官必日殺一羊矣宋仁宗游幸上苑偶患渴屢顧銚

子不得遂隱忍入宫渴甚索飲左右問何不言帝曰言之則必有得罪者矣明武宗在宫中偶見黄葱實氣促之作聲爲戲宦者遂以車載進御葱價陡貴數月明穆宗偶思食果餡餅來日御膳房起麵者剝果者製糖者開支至五千金帝笑曰只須銀五錢便可在東華門口買一大盒矣蓋帝在潛邸早稔其價也朝廷之一言一動其不可忽如此

難博學

杭堇浦太史世駿記問淵博鄉人難以俗字竟無以對

傳爲話柄考江行雜錄載鳴條山有餘慶寺司馬溫公一日省墓至寺中父老五六輩請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與諸生講村人不及聽今幸爲署說公卽取孝經庶人章講之旣已復前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二句此獨無何也公默然謝曰生平慮不及此當思所以奉荅父老出語人曰吾今日難倒司馬端明矣王漁洋云聞耿道見說古本庶人章末有詩二句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又孫退谷古本孝經與今本迥別附記

蒙古兒

市井以爲銀之隱語按

國書蒙古原作銀解菘彼時與金國號爲對耳一文錢

傳奇羅夢斷云蒙古兒覷着他幾多輕重謂元寶也

清勤堂隨筆

先文莊公在朝日蒙

賜御書清勤堂額敬懸里宅昭示子孫夫處家以清則凡屋舍之樸服御之儉飲食之菲燕會之薄以至錐刀之利不爭便宜之事不占皆清也處家以勤則凡朝夕之省祭饗之節教誨之嚴誦讀之密以及交接之禮必

周奔走之事必任皆勤也居位之軌範在此治家之楷模亦在此昔

高廟作懷舊詩其先臣一首云奉職恪且勤居家儉而省眞知臣莫若

君矣公有隨筆五則敬錄于左大司農趙恭毅云世著淸操衣冠儉素下體不著寸絲尺紈之飾江南賢達往往效之于俗有益○陶石簣云世族只爲體面二字凡應酬日用必須華贍因之日事典賣使祖業蕩然逢人乞貸使親友畏避居官則竊帑藏朘閭閻居鄉則事居

閑恣漁獵身心勞瘁而弗辭名行隳裂而不惜已之體面終不能顧豈非大錯○從來蓄珍異之物未有不招尤買禍者即藏名人字畫以傳子孫亦非貽謀之道門祚少衰往往世家求索雖與佳者輒疑非是受累不一而足可勿鑒哉○粉墨登場所費不貲致滋喧雜之煩殊乏恬適之趣且招盜誨淫爲患不止一端士大夫所當永戒也○朱文端相國自奉甚約撫浙時飭所部凡婚嫁喪葬貧富各有品式務崇樸實勿事華靡宴會則簋極於五而止時翕然從之汪西昆云吾邑素風古樸

自陸比部多冠蓋交豪華相炫遂靡然一變今冢宰王公率先復古往時宴客必盛饌今以公教雖三肴客不怪也往昏娶樓船簫鼓競以夸勝自公不舉樂不張紅遂相率而改其舊習公見人厚款則靦然起見人炫服則愀然憂每與人言節儉一端不但可以裕財惜福寡欲清心且免妄求橫取人品賢否每係乎此諄諄往復紳士多承其教焉

黄蓉石

番禺黄蓉石孝廉玉階弱冠即有聲庠序四方名士多

與之游道光壬辰舉于鄉先君分校所得士也貌溫雅工詩古文詞所著蓉石詩鈔僅窺四卷非全豹也錄其讀酈湛若赤雅有懷三十三首之六云莫將遺俗笑狂奴妙舞天魔與不孤懷遠巴人空有淚日南埜女本無夫山坳冷笑啼鉤鵠水面含沙怯短狐麵代髑髏椰釀酒尚醨時節祀盤弧憐他攻掠苦難休鼓角頻看埜戰稠木客好吟新樂府扶南原是古諸侯奇兵出沒相思寨明月笙歌獨脚樓便上奇雲亭上望離人多少軫鄉愁驚心齊指亂峯間十去征夫九不還黑日暗霾人鮮

虁陰風寒徹鬼門關髑髏一夜游魂泣石乳千秋怨血
斑指點蒼鷴啼碎後蠻烟蛇霧有無間李白巖邊急亂
流昔時騷客此勾留風前單舸蘅蕪怨天末夫君翡翠
愁坡老舊維藤縣舫謫仙曾作夜郎游如今香草悲遲
暮凄斷哀猿咽上頭絕頂河山舊有緣閒雲鳥跡盪無
邊蘅皐荔浦騷人賦蓮蕩松杉小有天香冢土花沈玉
笛蠻溪陰雨暗銅船時豐共唱昇平樂競渡鐃歌會五
年流落人閒不易才甘心蛇口事堪哀無家張儉褰裳
去有恨靈均繭足來百粵已從鳴鋏老諸蠻留取著書

才。天南法物飄零盡。不見當年綠綺臺。沈雄頓挫綺麗芊綿洵南中之秀也

狠巾

山舟學士舊藏蟲窠一枚云太翁葭林編修公以圍棊決賭得之嚴氏者嚴自何處來未曉也其色棗赤狀之大小長短亦絕似不鏤自雕如細目之網緣督為經又若小口之囊一面附著樹枝處痕深陷而直貫徹上下以是知為蟲所結也少宗伯金海住先生姓曾有詩詠之學士和詩云此蟲眞合號雕蟲。蠹化猶驚織作工。輚

雀結房嫌緻密簿蠶成繭欠玲瓏誰紉越客千絲網疑墮仙樵一繭風六十餘年遺蛻在那堪重問主人翁學士歿後是物爲張岐山少尉問萊乞去攜入川中矣許周生駕部宗彥云是物名狠巾不知何據

樂氏棗

羣芳譜山東新城有樂氏棗豐肌細核多膏肥美舊傳樂毅自燕攜來之種亦曰毅氏棗見太平寰宇記以對哀家棃甚工也

嫁娶

胡安定公云娶婦當不如吾家嫁女當勝于吾家程子云世人多謹于擇壻而忽于擇婦其實壻易見而婦難知所關甚重豈可忽哉袁氏世範云有男雖欲擇婦有女雖欲擇壻又須自量我家子女我子庸癡愚下若娶美婦豈但不和或有他事我女醜拙狠妒若嫁佳壻萬一不和卒爲所棄凡夫婦因非偶而不和者皆父母不審之罪也此可爲嫁娶之法

惜陰

黃山谷與駒父尺牘云尺璧之陰當以三分之一治家

以其一讀書以其一爲碁酒公私皆辦矣此猶自暇逸之論明蓮池師竹窗二筆云古謂大禹聖人惜寸陰至于衆人當惜分陰而佛言人命在于呼吸夫分陰之中有多少呼吸則我輩何止當惜分陰一刹那一彈指之陰皆當惜也又伊庵權禪師每日至晚必流涕曰今日又只恁地空過未知來日工夫何如勵精若此閱之竦然

操北音

鍾儀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吳越王作鄉里之音而長

老盡歎亦是此意今南人喜操北音世族之子弟尤甚隨園老人戹言一首云衛侯效夷言取笑自彌牟南人操北音之推代含羞緣何夔人子謳語偏咿嚘好學埡澤呼不待楚人咻滿口雜夷夏唇齒皆王侯未登拗項橋先爲反舌鴂終竟神不王改字難改喉大言雖炎炎聞者搖其頭傒音玄女笑蠻語參軍愁何不操土風高師一楚囚讀此詩亦當失笑而結舌矣桉抱樸子譏惑篇云有轉易其聲以效北語既不能似可恥可笑所謂不得邯鄲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則此陋習由來已久

無題詩

有人以無題詩上下平韻三十首示余閱之對仗工整設色綺麗而七寶樓臺拆無片段遂朗誦一過卽行繳還又有人以眞孃墓一首示余其詞云兒家生小住金閶卻把金閶作故鄉馬足殘花憐薄命牛毛細雨送斜陽碧苔多處生紅豆青冢傍邊種白楊一寸鞵尖一寸草禁烟時節土猶香雖誦迴環擊節靡已一友見而謂余曰二君詩孑何軒輊之甚余荅曰此梅禹金舊例也宣城邱華林嘗賦梅花詩百首示禹金禹金但爲句讀

而已一日閩人林初交以一絕句示梅云不待東風不待潮渡江十里九停橈不知今夜秦淮水流到揚州第幾橋梅擊節歎賞遂字圈贊邱見之嗤曰林詩二十八字正得二十八圈吾詩二千八百字至少豈不值得二十八圈乎聞者傳以爲笑

下體

男子下體曰陽具曰人道夫人知之也亦曰馬藏見三昧經亦曰燭營見淮南子精神訓亦曰餘竅見列子仲尼篇亦曰穢穴見列子仲尼篇注亦曰勢峰見瑜珈師

地論亦曰睪丸見素問經

張南山

張南山維屏番禺人道光壬午進士湖南知縣現官司馬工古文惲子居稱其文爲嶺南栁仲塗尤畱心於國朝人物所撰詩人徵畧一書於尚論中寓闡幽意又有聽松廬詩草十一卷其詠史樂府另爲一卷直登西涯之堂而入鐵厓之室其他五言如落葉云有時兼雨點無處著烟痕松滋城外云江抱孤城曲天圍大野圓浮湘云霧因衡嶽重月到洞庭多漢陽晚眺云西風吹

漢水秋色滿江城思歸云霜濃楓葉醉水活荻苗肥七言如獨坐云縱無清露蟬終潔果有名花蝶易癡感秋云名心淡似秋雲影客夢清於古井波北程紀游云如何東下錢唐水不入南條禹貢篇下第遣懷云巒岫雲容多黯澹送春天氣易悲涼楚中懷古云臣里夢魂春樹外君山眉黛夕陽中西栽曉行云一村曉霧白成海萬頃春苗綠到天閒居雜詩云但留玉在何愁璞莫待桐焦始辨琴栁色云霧影迷離天遠近烟痕狠藉水西東城南野望云遶籬水暖蘆根活穿樹風柔麥氣和百

花墳云鶯花黃土埋香骨。盤敦青樓享盛名。

公孫

震澤任中甫兆麟讀經雜說云豳風公孫碩膚孫當作如字公為季歷孫周南文王子亦稱公族公姓也其說不知何本

避諱

福大將軍威震中外屬吏有犯其祖父諱及本身名者必當面申飭故其時稟啓改康為泰改安為寧按寇萊公作相諸司公移諱其名改為准又汴京舊有平準務

因蔡京父名改爲平貨務官私公移避京名如京東京西改畿左畿右則此風由來久矣

行路歌

別人騎馬我騎驢仔細思量我不如回頭只一看又有挑腳漢言雖俚淺足以醒世

砅

杜工部有贈表姪王砅詩砅音厲說文引論語曰深則砅謂履石而渡也

鈌文衍文

論語堯曰篇曰予小子履上當有湯字孟子第五篇下伊尹曰曰字衍

返魂梅

眞州城東十餘里準提庵有古梅一株大可蔽牛五幹並出相傳爲宋時物康熙中樹忽死垂四十年復活枝幹益繁花時光照一院阮芸臺協揆題其名曰返魂梅

贈酒資

沈菘町先生名景良字敬履北郭高士也與陳丈二酉燦溪文鐵生岡交最密所居土垣圍荒畦數稜藝花蒔

葯瓦屋二椽蕭然四壁嘗雨中著書以織縛椅後坐其下葢避屋漏也工詩老年詩本爲人竊去殁後其人攘爲己作刊之有知之者譁于衆其人遂并板燬之故其詩不傳鮑淥飲詠物詩存刻其夕陽二律先生好飲窘于杖頭黃小松司馬自濟寧歸贈以酒資賦即事詩一絕云故人歸訪故山棲怪我葫蘆久不提笑贈青蚨三百片晚來依舊醉如泥其風趣如此何春渚先生琪嘗爲之作傳

喪服

大祥後爲禫服或曰三月或曰一月又喪服計閏不計閏向未知確義震澤任中甫爲之說云士虞禮中月而禫鄭康成據中一以上釋之謂中間一月王肅據文王受命惟中身釋之愚謂中月當如學記中年義雜記期之喪十五月而禫汪若文曰主二十七月者據閒傳中月而禫之文也主二十五月者據三年問二十五月而畢之文也主三十六月者據喪服四制三年而祥之文也惟鄭氏得其中故歷代因之且三年問喪服四制二篇朱子所定儀禮删之不可爲典要朱子荅胡伯量曰

中月而禫鄭注虞禮爲是穀梁傳謂喪不數閏公羊傳謂喪數閏鄭志謂喪以月數者計閏以年數者不計閏是三年與期不計閏大功以下計閏也何休云閏爲死月數非死月不數蓋閏附前月死之月不可移而下是父母死于閏月未嘗不數若閏當除喪之月則亦不數此又不可不知也

詩與景合

余嘗暮游湖上水色山光深淺一碧紅霞如火岸桃俱作白色欲寫之苦無好句偶讀孫子瀟太史詩云水含

山色難爲翠花近霞光不敢紅適與景合眞詩中畫也又嘗夜登吳山風月清皎烟霧空濛頗愜游騁今讀屠修伯大使秉 吳山夜眺句云江湖兩面共明月樓閣半空橫斷烟亦恍如置身其間

銘

銘之爲體於詩詞外另具筆墨冬心先生以古勝板橋居士以峭勝頻羅老人以趣勝各臻其妙余未窺涯涘閒亦效顰茲舊其記憶者備錄之自用硯銘 石友石友與爾南北走伴我詩伴我酒畫蚓塗鴉不我醜告汝黑面知

共我白頭守胡蘆座銘豐下銳上兩輪相盪是之謂依樣方鏡銘輝光剛健圭稜四見照來誰有如田面獨眼硯銘有文字緣有文字禍爾具隻眼可能覷破象牙算盤銘劈二五耦分上下牀狹身而猶近于賄是眞沒齒不忘竹臂擱銘有未乾之墨無停綴之文倚左右手惟此君吾將爲爾策汗簡之勳棊奩銘知其白守其黑便便于腹了了胸旁觀不若爾能嘿枕銘甜鄉醉鄉溫柔鄉三者之夢孰短長仙人與我炊黃粱鴉片烟槍銘爲雷君少石浼作可以助茗戰可以卻酒兵可以破睡壁可以攻愁城故殺敵致果而以槍爲名又爲陸琴

臺作蒼筤尺八匀而堅可吸瑤草呼秋烟誰其主者餐霞仙

雁足鐙銘 距非雞掌非鳧獨立一足秋風孤假之光明玉雪鋪不以爲傳書之使而命爲守更之奴

筆銘 飲拜管城封錫湯沐邑給以短假得休息若夫潤澤之無有枯渴筆

筆牀銘 負墨者敗藏鋒者待中書之君甚矣憊偃之息之將汝賴

茶船銘 酒有舟飲防溺也茶有舟水防厄也君子于此有戒心焉匪徒以懼執熱也

陽羨砂壺銘 上如斗下如卣龍其足螭其首可以酌玉川之茶可以斟金谷之酒

眼鏡銘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有耀自他我得其助

錫暖酒壺

銘爲沈吉人作先錫以湯泉後錫以酒泉惟醉翁中和其天砂印色盒銘居圖書府成印信功寵以白沙之築錫以紫泥之封梅花帳額銘學林和靖以梅爲妻學趙師雄以梅爲姬梅兮梅兮吾亦與爾同夢兮又有友人買一竹絲鏡奩製作精雅乞余爲銘余曰不若直書漁洋山人句浦裏青荷中婦鏡江干黃竹女兒箱爲天然讃語也

不好玩物

呂蒙正爲相有以古鑑獻者云能照二百里公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爲又有以古硯求售者云

一呵即潤無煩注水也公曰就使一日能呵一擔水亦止直十文錢而已此與東坡駁古墨同一諧謔玩物之戒直令賣骨董者神喪氣沮

縣令念佛

樓攻媿集七十九卷前輩有爲縣令者公退以貫珠誦佛其叔父見之云汝欲爲佛耶曰然叔曰汝既做了知縣尚想做佛耶言造業之多也其人悚然余謂此猶有悔過之意若今之縣令并不肯手捻貫珠閒中懺悔矣

醋瓶畫匣

程子曰貴姓子弟于飲食玩好之物直是一生將身服事不懈如管城之陳醋瓶洛中之史畫匣是也噫今之世家子弟其不爲醋瓶畫匣鮮矣然樗蒲六博之好倡樓妓館之游往往破家蕩產又豈止瓶匣而已哉

識字

讀書必須識字今人口習授受漫不經心說文玉篇等書束之高閣矣朱子云讀書須精韻學要熟反切莫從俗讀半邊字不辨形聲嗚呼讀半邊字之訣千百年不失其傳而字學之不講也久矣皇甫湜與李生第二書

曰書字未識偏旁高譚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此時之大病所當嫉者又李濟翁師資錄云諺曰學識何如觀點書點書之難不惟句度義理兼須知字之正音借音斯言是矣

四忌銘

江邦申耳目日書四忌銘云著書忌早處事忌擾立朝忌巧居室忌好旨哉斯言

段拂

段拂字去塵米元章之壻也元章有潔癖見其名字喜

曰既拂矣又去塵真吾壻也以子妻之拂南渡後仕至參知政事相攸之法甚奇

欲富貴

明釋袾宏直道錄云宣聖儒之宗主所當朝夕禮拜而供養者乃舍之而事文昌六經論孟所當朝夕信受而奉持者乃舍之誦準提咒事文昌持準提非不善也而其心則在富貴夫富貴在天聖有謨訓文昌準提何與哉又梁次公云欲富者貧相也欲貴者賤相也急欲富貴者夭相也見槜齋漫錄此言最砭人

桐花閣詞

嶺南多詩人而詞家絕少嘉應吳石華廣文蘭修著桐花閣詞郭頻伽先生以爲跌宕而婉綺麗而不縟有少游之神韻而運以梅溪竹山之清眞者也黃金縷云栁絲細膩烟如織。病過花朝。又是逢寒食。多少春懷拋不得。都來壓損眉峰窄。可憐生抱傷心癖一味多愁只恐非長策。葬罷落花無氣力。小闌干外斜陽碧。減蘭過秦淮云春衫乍換。幾日江頭風力輭。眉月三分。又聽簫聲過白門。紅樓十里。栁絮濛濛飛不起。莫問南朝。燕子桃

花舊板橋余酷愛誦之

緩葬

杭人緩葬之弊昔人以爲起于南宋謂欲返骨汴梁故設爲權厝之計而實不盡然緩葬者惑于風水之說也司馬溫公著葬論剴切詳明因節錄之論曰葬者藏也孝子不忍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賫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于古而拘于陰陽禁忌則甚焉古人卜宅卜日蓋謀人事之便耳今之葬書相山川岡畎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干支以爲子孫

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係于此非此地此時不可葬也舉世信之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曰未有吉地也曰游宦未歸也曰貧無以辦具也夫人所貴于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者死于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殣之耶古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令王公以下三月而葬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廬哀親之無所歸也今人背違禮法未葬除服從宦四方食稻衣錦于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係于天賢愚係于人於葬何預就使皆如葬師之言人子當哀窮

之際何忍暴露其覬自營福利耶昔吾諸祖之葬也家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下始有之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鎦銖入壙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安得良葬師而詢之僉曰近村張生良師也兄乃招張生許以錢二萬曰汝能用吾言吾畀爾不則將求他師張曰唯命是聽于是兄以己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皆取便于事者使張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族人無違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

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三人覩他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殮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一言及陰陽迄今無他故余嘗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衆爲世患爲諫官時乞奏禁天下葬書當時執政莫以爲意今著兹論云云又儀封張孝先先生親喪不可久停說云古者三月而葬謂死者入土爲安非爲子孫之福蔭也近世惑風水之說有停至數年數十年者水火盜賊皆足爲慮而彼漠然弗恤也夫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而能忠者今宜酌爲定例童生生

員相喪未葬者不准應試舉人進士親喪未葬者不准入官凡考試銓選俱令地方官具印結鄰里具甘結方爲合例庶停喪之風可少息矣余嘗作緩葬說云杭人之死其親以卜風水者居多而杭人之世其家以長富貴者絕少人亦可憬然悟其所自而幡然改其所爲乃方且墓有詞曰某家之嗣某墓之失穴也某氏式微某墳之失向也于是待地之謀日益堅緩葬之心日益固地師涯朁煽惑之術日益多而不知百族之子孫方奢望于世間羣姓之祖宗久環泣於地下也悲夫或曰擇

地之說富家有之編氓簞戶何亦浮攢淺厝之累累也曰是亦富家害之也富家挾重資以求善地而地蛇山蠹百出其術以相欺遂使尺土寸田槁壤珍如拱璧彼貧戶者其有買山之資耶且習見夫士大夫之矜式鄉里者猶山積其祖若父弟若兄之柩比比而不葬也以爲吾儕之詘于力而格于勢者固無責焉耳也然則富家者仍處於忍人逆子之數而絕人以仁人孝子之路者也鄉之善人有集腋以營義冢者彼富家且色喜而捐資焉是亦知死者之以入土爲安也而獨于其父母

則巽之彼豈不曰吾將有待耶人生百年壽無金石汝待時時不待汝汝子汝孫幸而賢幹汝蠱不幸而不賢行敗汝家向之權厝于低垣淺屋中者假而暴露榛莽矣假而蹂躪狐兎矣假而受刦水火刀兵矣人但知愼重之謀長而不知遷延之禍烈也吁可畏哉究之其故何也曰緩葬之弊起由族葬之禮廢族葬之禮廢由睦族之誼亡也曷言族葬廢而緩葬興也古者葬不擇地周禮墓大夫掌邦墓地域爲之圖令民族葬昭穆爲左右晉有九京漢有北邙凡國冢墓皆萃焉後世擇地之

術起于是人卜一邱邱卜一穴穴卜一兩棺雖有高陵平原延袤數畝而爲彼術所棄者僅立之石樹之木以觀美焉耳地愈佔則愈盡人愈亡則愈多無怪售地之價日益昂求地之事日益難也曷言睦族亡而族葬廢也假如父母既歿兄弟數人或獨斷以主謀或和衷以共事準古制踰月三月之條循聖人稱家有無之訓奉而祔之祖塋至不難也乃今昆季之雍睦者寡矣其親既死相視不謀窀穸者無論有矯矯者出不徇羣議獨任鉅艱亦云善矣然而既葬之後或數年或數十年舉

家平平無恙尚翕然無異詞若夫科第之盛衰判焉家業之菀枯分焉壽數之修短異焉則舉而歸咎當年營墓之人曰職是故也其更不肖者至竊疑其弟若兄之自謀福蔭而移禍他人也者嗚呼此等逆億之心施之行道且不忍而忍施之手足耶是眞可爲痛哭可爲流涕者矣然則堪輿不足憑乎非也白鶴之示靈也靑烏之集異也烏在其不足憑也顧不觀從來之得善地者乎有得之神靈者焉有得之夢寐者焉有得之不得已而遷葬者焉究之陰德耳嗚所以致地之由者在此不

在彼也然則若何曰生養死葬人子事也卜其兆無石無水焉足矣啓其穴無風無蟻焉足矣營其壙以堅以固焉足矣度其地容拜容賓焉足矣循分以盡禮留餘以予人竭力以安親修德以俟命夫人苟夙夜捫心俯仰無媿果足以載福致祥而祖父之魂魄既安有不陰祐其雲礽者吾不信也無無希冀之妄念無侵奪之陰謀而溟漠之中有不隱報夫忠厚者吾更不信也彼谿刻其心儇薄其行龍斷其才力心思而欲以朽骨卜佳城爲後來者富貴壽考之左劵而造物乃如其意以予之

者吾尤不信也

魏野

宋山人魏野隱居陝州寇萊公訪之謝以詩云晝睡方濃向竹齋柴門日午尚慵開驚回一覺游仙夢村裏傳呼宰相來逸則逸矣而未高也故其侍寇公游陝郊寺詩云願得常加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則其處烟霞而不忘軒冕可知申和孟 涵光 隱居廣羊山中有達官自京師寄書申報以詩云日日秋陰命筍輿故人天上落雙魚荷花未老新醪熟爲道無閒作報書簡傲似更

出魏上

吹皂莢

閨中女兒以筆管吸皂莢水吹五色泡爲戲此事未有人詠者葉雨帆先生以俗賦釵頭鳳一闋云春歸悶眠難穩閒來吹箇團團暈虛空界圓光譪窗邊纔過又飛簾外快快快朱脣吮香泉潤笑拈湘管郎肩噴風前擺兒曹待明珠無數霎時何在再再再雨帆先生先君同年友也著有洗心書屋詩餘醉春風無題云偷眼窺人俊私語從他問點頭絕不一沈吟肯肯肯明月懷中明

珠掌上十分圓穩來去何憑準好夢難重省收燈挨過又清明等等等燕子誰家柳花無定一天春恨一簾梅

盧溝道中云城角拖雲淡不收天做新秋人做新愁一官了我十年游來也盧溝去也盧溝晚店琵琶撥不休曲似涼州淚似江州長空琵琶思悠悠月挂眉頭人挂心頭

紹興

紹興酒各省通行吾鄉之呼之者直曰紹興而不繫酒字以人而比則昌黎少陵以物而比則喻糜朱提俱以

地名可謂大矣

餛飩湯注硯

淸異錄金陵士大夫家餅可暎字餛飩湯可注硯餅固宜以薄爲主若湯可注硯則其乏味可知今京師致美齋淸湯餛飩是其遺製

王澹音

婁縣楊子掞室人王澹音韞徽紫宇觀察之女也著環青閣詩稿古風極佳不能備錄近體如荊州道中懷古云千古詞章開屈宋三分事業創孫劉秋風云夢鄉歸

輿輸張瑜老屋悲歌感杜陵秋葉云寒蟬抱處棲難穩。老纛書成字半欹病中述懷云愁如碧草逢春長身似黃楊厄閏頻頗見風骨

孟子逸句

揚子載孟子云夫有意而不至者有之矣未有無意而至者矣王仲任曰孟子性善篇云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又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矣見梁武帝答臣下神滅論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勇智之過生平患禍所遵正當仁義爲本見蕭子良與孔中丞書

按漢書藝文志曰孟子十一篇又應仲遠曰孟子絕糧于鄒薛作中外書十一篇今所存止七篇或有散佚亦未可知然語氣多不類

索淚江山

乾隆己卯春江西豐谿浯村山水暴漲隄決獲石碑泥滓模糊濯蘚花讀之有索淚江山四字筆力遒古似率更無題署先是村多練姓明副都御史子寗裔也按明紀于寗江西新淦人淦距豐不越境或緣瓜蔓鈔避難而徙于斯未可知也此碑必其遺蹟或云祠額或云墓

碣莫可考究詳見豐谿徐白舫編修謙悟雪樓詩初集

先生詩多五言律春晚舟望云斜帘花外市遠火雨中樓夜待霞塘渡云路古石稜瘦月高人影微過友山居云雲覩常入闔鶴傲不迎人夜雨云暗泉趨沼合斜雨逼燈昏地僻云雨微蕉獨覺風遠竹先聲快心云深葦合溪色遠風遲雁聲晚步郭外云未月水先白無風松自寒秋旅云蟬去有餘響松高無靜柯山中夜寂云風聲移水近月勢趁雲飛舟行暴風云風驕驅峽走龍怒挾江飛入仙巖寺云花對佛微笑雲隨人入來

岳忠武硯

硯色紫體方而長背鐫持堅守白不磷不淄八字無款又鐫曰枋得家藏岳忠武墨蹟與銘字相若此蓋忠武故物也枋得記又曰岳忠武端州石硯向爲君直同年所藏咸淳九年十二月十有三日寄贈天祥銘之曰硯雖非鐵磨難穿心雖非石如其堅守之弗失道自全八字行書謝眞書文草書皆遒古嗚呼三公者後先死南宋毅然克踐所言矣復有小方印曰宋氏珍藏朱竹垞題識曰康熙壬子二月四日朱彝尊觀於西陂主人齋

中西陂者宋牧仲犖居也另一行云雍正八年夏六月十有九日良常王澍拜觀道光元年東陽令陳海樓履和于都門市上得之

異產

產之異者禽獸妖怪夜叉肉毬肉帶種種不一大抵皆由邪氣所感最奇者續太平廣記載萬歷丁未吳縣石湖民陳妻許氏懷娠過期不產一日請治平僧誦經祈佑其夕腹痛急忽產下一胞剖而視之乃一秤銀銅法碼子也權之重十兩背有鑄成字樣爲萬歷二十二年

置七字鄰里傳玩之此物入胎其理殊不可解又悈徐州吳氏產子五十四日小兒忽嘔出三角物洗之得大錢七十二文輪郭周正皆有年號更奇

楚姑

楚姑義帝女也帝爲項羽所弑姑年十四遂自殺楚人立祠以祀在盱眙縣署後山相傳卽姑葬處見縣志

怙惡

王處仲誤食厠棗是小世面王介甫誤食釣餌是大姦回其怙惡之心卽小可見

張胡子

瑯嬛集雜言云洿池之魚得寸水而不死江湖之魚逃不過張胡子有以張胡子問者余無以應或曰網也詢無出處則亦臆揣之詞偶閱太平廣記言張胡子者漁人一日于江頭網得大魚腹有朱書云九登龍門山三飲太湖水畢竟不成龍命盡張胡子始知其來歷又小說載楊壽子者漁人宋淳熙中於南城縣章山支港網一大魚重百斤額有紅字云三度入潮門四度當大水下梢卻逢楊壽子與此事絕相類

侵宅詩

宋楊尚書玢致仕歸舊宅爲鄰里侵佔子弟以狀白公公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基望秋風衰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又楊尚書翥住宅旁地爲人所占一二尺或以告公公作詩云餘地無多莫較量一條分作兩家牆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些兒也不妨其人愧服二楊之度相似可以風矣

潮州樂府

粵俗以潮州爲最壞黃霽青太守作樂府十首一曰翻

金鑵戒遷葬也潮俗溺於風水妄思趨吉避凶既葬其親復出諸土水之火之兵之遯背以鑽名曰金鑵易其處曰翻甚有屢遷而卒暴露者是宜戒也翻金鑵何其愚風水不知有與無爾祖爾父生何辜死後竄壞不得安其居百鎰延堪輿千金買山地坏土猶未乾掉頭旋復棄發邱斵棺析骸骨何異狐埋更狐搰子孫忍為盜賊行富貴焉能畀凶悖美哉金鑵藏諸幽夜來鬼哭聲啾啾牛眠吉壤如可求又有覬覦人巧偷潮民往往有以吉地盜換埋骨者二曰螟蛉子斥亂宗也潮俗人家以丁多為強乞養他人子非獨單門然也其有貌為鞠育包藏禍心者更多故矣異姓亂宗螟蛉子多奚為曰以保族撐門顯有功令是宜斥也

楕老無兒嗣厥後吁可怪九子母傷人抵罪李代桃平時豢養同豕牛給貲行商涉洪濤割蜜飼蠍酬其勞性命謬相託恩義良已薄一朝反唇乃交惡此孽由來君自作凡訟養子不肖者稱螟孽三曰女兒布傷乖離也潮俗嫁女以葛布辦裝稱家多寡其極精細者名女兒布所以遺藁砧者昏姻道衰夫婦相棄布乎布乎非以結綢繆者乎是可傷也女兒布産棉陽采葛漠絲凝雪霜細如鮫綃薄蟬翼非烟非霧含風涼富家嫁女多越好貧家嫁女一匹少爲郎製衣穩稱身服之無斁期偕老可憐一朝恩義疏夫棄婦兮婦背夫猶是箱中一匹布誰道新人不如故四

曰打怨家懲械鬬也潮俗强悍負氣輕生小不相能動輒鬬殺名曰打怨家非條教所禁口舌所諭勢已積重官則權輕威克允濟區區補救奚爲于是宜何如懲也打怨家有何怨有怨何不訴官衙睚眦輒爾兵相加壯丁在前老弱後藤牌鳥鎗卒然湊今日鬬明日鬬彼洞胸此絕脰一鬨紛紛如怒獸殺人者誰莫窮究官來彈壓空寨逃祠堂屋宇點火燒出此下策眞無聊亦有調停兩和懌反覆無常旋搆隙小懲大戒終何益嗚乎安得十萬糗粱三千兵制事許以便宜行三月以往可使蠻村懾伏民無爭五曰買輸服哀彼誣也潮俗非命死者其家每置凶徒于不問輒指告慵而富者

為索錢計欲壑既滿大讐亦忘否則刎嬲不已出錢者命為買輸服弱肉強食傾家有之為問司讞而保富者誰歟是可哀也買輸服兇頭銀。錙銖積累多艱辛。乃甘跪獻控所鬬殺之家人。殺人是甲不是乙。甲乃窮子乙富室。擇肥而噬奇貨居。一恬肯蓋千金軀。慳囊破出無奈。強者歡娛弱者賀。岸上餓虎飽。水中饑鯨饞。可憐有冤屈曲不自直。口中石闕碑長銜。六曰宰白鴨憫頂兇也潮俗殺人眞犯輒匿不出而彼誣者又恇怯不自申理率買無業愚氓送官頂替貪利者罹法網焉名曰宰白鴨是可憫也宰白鴨鴨羽何褵褷。出生入死鴨不知。鴨不知竟爾宰。累累死囚又何辜。甘伏籠中延頸待。殺人者死無所

寃有口不肯波瀾翻爰書已定如鐵堅由來只為香燈錢頂兇類多孤子所得身價彼謂之香燈錢以死後旁人為之接嗣繼續香火也官避處分圖結案明知非辜莫匾判街頭血濺三尺刀哀哉性命輕於毛勸君贖尾愼畫押就中亦有能言鴨七日速弔放惡擄贖也潮俗不逞之徒每結黨擄人關禁索賄甚有凌虐至死者被害訴牒必籲曰速弔放以人為貨甚于盜賊見可惡也而能惡之者誰也速弔放情詞哀叩頭向縣官火急鄉開來老爹如不來阿總亦可使潮俗稱官為老爹皂役曰阿總速弔則生遲則死贖還者多弔放者少忍氣復吞聲羣兒婁肚飽窮魚脫網鷙鳥嬉不加誅殛官何為試看被擄

人。鴂形鴞面生理攛。虎狼之穴木鵰積成堆。擄人者每以堅木鑿兩穴鉗其足名曰木鵰八口阿官崽諷游冶也潮俗富家子弟習於浮薄好弄鬬靡爭妍取憐恬不爲怪土人目之爲阿官崽俗以物之小者曰崽阿官者少不更事之謂是可諷也阿官崽荒於嬉趙先生難爲師。搔頭弄姿兀自喜。栟莕穿來又花市。千金結交游俠兒。六逢密昵嬋娟子。香囊紫袴褶紅。金環飾耳搖玲瓏。危哉呼嬢復呼妹。潮俗小名率以某嬢某妹相呼若忘其爲男也或色寡人防抱背九曰打花會傚賭博也潮俗賭風莫盛於花會厲禁雖嚴旋革旋復蕃誘以厚利趨之者多往往敗家喪身曾莫之悔是宜傚也打花會花門三十六三日又翻覆空花待從何處捉。一錢之

利十倍三奸巧設餌愚夫貪一人偶得衆人慕坑盡長平那復悟夜乞夢朝求神神肯佑汝夢若告汝不知厥中餓死多少人初一起三十止送汝棺材一張紙打花會者寫批投厰並按日存記厰中所開名目故諺有紙棺材之語謂好之者必自斃也

十曰鶯粟瘴歎鴉片也向由西洋來本取罌粟花脂熬膏而成近日內地亦有種以射利者流毒日廣有識者目爲鶯粟瘴是可歎也

鶯粟瘴難醫治黃茅青草衆避之中此毒者甘如飴牀頭熒熒一燈小竹筩呼吸連昏曉渴可代飲饑可飽塊土價值數萬錢終歲但供一口烟久之黧黑聳兩肩眼垂淚鼻出涕一息奄奄死相繼嗚乎田中鶯

粟尚可拔番船來時那得邀采風者可以觀矣

湖膠

太湖冰土人謂之湖膠其中洪波之凝者如銀山如玉柱名曰冰梗湖凍之夜常有紅燈千百聚散冰上洵奇景也包山蔡薌城（九齡）有詩紀其事

秦檜鑊

吾杭藩署之東偏有射堂三楹庭坎古鐵鑊一廣上銳下口徑四尺深可二尺餘向有蓋今亡傳是秦會之鑄以烹人者烹人之說不見紀載嗟乎下流歸天下之惡

況檜之蛇蝎其心虎狼其性者哉不必爲之辯也

重建始興文廟碑記

先君向不喜作詩古文詞凡有乞爲者輒命　王代構惟始興文廟碑記是手定之藁無集可歸敬爲錄而存之其文云原夫文運出于天文才產于地文學成于人朝廷崇儒重道胥郡縣而立之學而誕敷之教有盛有衰豈鍾毓之偶偏歟抑師儒之不講歟將所以妥神靈而肅廟貌者相度失其宜歟未可知也始興縣學宋嘉定朝創建於白石岡一時人文蔚起譚煥劉藻諸公後

先炳美迨元天歷中一遷郭頭再遷縣西前明嘉靖己丑知縣鍾世彥遷于東門街萬歷中知縣蔣時諧復遷于縣西萬歷辛亥知縣楊大順精堪輿學仍遷白石岡宋舊學地立癸山丁向自是而後迨我
國朝登科甲者十有七人至乾隆辛丑知縣衛克堉誤聽形家者言拆毀舊學更立子山午向迄今四十餘年科第之衰巨家之落仕宦之寂寥邑之人惻焉傷之今
天子御極之七年桂林陽君耀祖來宰于斯邑人呈請改建因捐廉創修延南海孝廉梁君大遐格定之卜地

之吉無過舊基惟嫌山向有礙且奎樓之建與龍氣乖方難以鍾靈毓秀於是轉改舊向經始之日浚土尺餘果得舊殿礎基前後一揆不差累黍噫異矣越一年余承乏是邑朔望瞻拜見夫殿桷廡礎以次鼎新傑閣崇祠並皆革故溯丁亥季冬至今凡二十三閱月而大工以竣卜之天時揆之地理靡不宜矣自今以往有志之士亦修其在人者可耳廟成屬記於余余不能經營其始而乃得聿觀厥成何其幸歟爰次顛末而書之以誌前邑侯惓惓愛士之誠以彰鄉人士殷殷崇學之篤行

以卜我
國家駸駸得人之盛也時道光九年歲在己丑仲冬之月知始興縣事錢唐梁祖恩謹記時秉鐸茲土者教諭興寧陳德香訓導香山趙允菁也例得備書

家教

寄魚封鮓千古豔稱劉球之弟玘令蕭田寄球一夏布球卽日封還貽書戒之曰守淸白以光前人他非所望於弟者又新城耿華平庭柏之母徐氏寄子詩云家內平安報汝知田園歲入有餘資絲毫不用南中物好做

清官荅聖時家敎之正古人不得專美于前矣

古甎

仁和明經趙寬夫先生坦好聚古甎於斷垣敗甃閒極意搜討前後共得凡六十有一爲孫吳紀元者二爲兩晉紀元者二十一始吳主亮太平元年迄晉孝武帝太元四年爲吉利語者四曰吉利叶宜曰萬歲不敗曰羃吉日造曰六月黃吉爲題識姓氏者六曰褚謁者曰陳叔惟曰賀信曰章氏所作曰章先作記曰噲璧爲古錢文者二十一卒多六朝厭勝之品爲方勝者二爲人形

者四爲雙魚者一其字有篆有隸悉方整古勁畫亦奇愕有致先生珍此因自號曰保甓居士云

友漁齋詩

嘉善黃退庵先生凱鈞靄青太守尊人也著友漁齋詩詩以清潔爲主七律最長花朝自營生壙云鶴歸華表知何日牛上荒邱會有時秋郊云未霜高柳尚多態將雨行雲慣逆風除夕云老僕關門先酩酊羣兒入座便團欒秋熱靜坐云風高卻得雙桐引池小難教一柳增新秋即事云煑將鞭筍饒風味采得絲蓴帶雨香中秋

對月寄安濤京師云始信人間有離別不知天上可高寒冬齋云瘦竹偎花相媚嫵凝雲釀雪費商量仲夏小山園遣興云深林聽鳥有新語僻徑敲門惟故知和劒南夏日閒居韻云荷承疏滴圓融走梅長新梢自在橫小山園看菊即事云風吹客鬢何妨短霜逼花頭未肯低初夏園居云服盆蘭舊香猶烈出水荷新葉尚尖消寒雜詠云梅蕊藏春圓似豆霜華殺草利於鐮烟雨樓偶題云水欺沙草全平岸柳嫐春陰欲化烟枕上喜晴云雲可歸山無變態鳥先得氣有歡聲

漁洋山人詩

阮亭先生詩風流絕代而隨園之論之也多微詞蓋一則文深于情一則才餘于學故不能十分沆瀣其寔靜躁之致迥不侔矣至趙宫贊談龍錄刻意雌黃阮翁則又因私怨無當公評惟朱貪多王愛好六字恐二公亦無以辨也

同人集姓氏

如皋冒辟疆同人集自勝朝至

國初名士斯爲極盛先君宰開平松柏司巡檢冒林是

其裔孫特假而手鈔姓氏一帙始董其昌終蔡啓僔共
四百五十有六人

無題詩

無題詩與香奩詩界若鴻溝李義山之詩無題詩也韓
冬郎之詩香奩詩也蓋無題之什不必盡寫情懷而香
奩之篇則竟專作膩語至閒情風懷則指實事矣客有
以無題詩示余者余曰此香奩體也因作無題十六首
和之其詞云十二屏山夢不通。自將閒恨訴東風。亮無
海鳥能銜石。但有杯蛇慣誤弓。密意迷離猜荳蔻。孤心

容易怨梧桐。金鐶信息全無準。腸斷零烟膩雨中。一種
纏綿百番癡。怕提前事惹相思。風懷俊似江珧柱。情味
甘于蜀荔支。湘竹多愁偏忍淚。海棠無語但垂絲。落花
總被封姨妒。不許金鈴好護持。徐抱紅牙唱綠腰。來時
玉笛去時簫。從教北里迎中婦。肯令東風鎖小喬。楊柳
簾櫳無賴月。枇杷門巷可憐宵。何當還夢疎窗下。甲煎
名香細細燒。不愁地遠恨情魔。眼底紅牆即絳河。東宿
是張西宿角。南山有鳥北山羅。蕊宮環珮依稀聽。桂府
樓臺曲折多。手把芙蓉憶芳澤。不知何處託微波。疑雲

認雨了無痕多少虔詞託夢魂黃絹心思猜石碣紅綃手語報崑崙早看玉兔開奩鏡只恐仙尨吠洞門爲告重來劉阮道桃花零落易黃昏飛燕何能遇伯勞空懷瓊珮泣江皐誰歌子夜新團扇可有并州快翦刀舊字烏絲藏未滅新名碧玉記能牢靑溪白石通門路認取他時泛小舠秋風吹送玉河槎重疊紅樓認欲差願作蟾蜍吞北斗化爲蝴蝶夢南華九疑山曲渾無路三折江橫半是沙空對遙天憶芳草灘前閒殺白蘋花莫把無郎問小姑陌桑曾爲唱羅敷夗央自是頭相責烏鵲

空憐尾畢逋。已冷情腸寒水玉。未灰心字博山鑪。蠻箋
百幅都題徧。脈脈愁懷訴得無。天香飄處月娟娟。證到
拈花未了禪。洛女神光離後合。嫦娥心事缺中圓。生香
蕙葉因蘭誤。出水荷根被藕纏。安得重磨雙慧劒。斬除
舊業與新緣。十分將息愛花心。春在冥濛底許尋。出谷
鳥新聲瑣碎。聽冰狐小意沈吟。將詞又默三眠起。欲語
還羞七縱擒。便使微風吹皺水。已看情比綠波深。半泓
清淺即蓬瀛。玉佩明璫未可憑。縱許畫簾飛紫燕。那堪
叢棘惹青蠅。六萌車走雷千道。三里花迷霧一層。隔水

盈盈誰駕鵲。黃姑欲渡竟無能。話到憐儂倍可憐。定情詩作斷腸篇。一丸冷月狐能拜。十面罡風鳥不前。草草短緣駒易過。漫漫長恨鵲難塡。空餘一掬靈均淚。洒向西風黃葉天。已向菩提證懺除。可堪綺障又縈紆。三千芥子藏愁孔。百八牟尼記恨珠。絮早沾泥難捉摸。花因墮溷太黏濡。此身總被牢籠誤。慚對簷前結網蛛。巫雲只在第三峰。從此蓬山一萬重。細雨階前開芍藥。輕雷塘外見芙蓉。惱公裁句詩情紉。歸妹占爻易兆凶。好倩秋鴻傳信息。青箋紅淚一齊封。迢迢兩地已參商。況有

中間鴆鳥翔蓮子倒垂愁愈結栁枝橫種恨難償龍飛出骨難成藥麝死留臍總抱香一曲琵琶三弄笛尊前爭不斷人腸回首桃源路已差空將餘恨譜紅牙多情惜别憐芳草有淚無名哭落花半闋新詞金縷曲一條心路玉鉤斜幽懷欲寫終難寫惆悵江天日暮霞

寫榜吏

錢文端公乾隆庚午典試江西寫榜吏陳巨儒年七十矣自言手寫文武三十二榜求公書以爲榮公贈詩云桂籍憑伊腕力傳白頭從事地行仙自言作吏中書省

曾侍朱衣四十年。至十月復寫武榜解首唱名則其孫騰蛟也掀髯一笑筆墮于地中丞大喜索方伯彭公家屏作詩時蔣茗生先生在幕府代作一絕云榜頭題處笑開眉。七十年來鬢若絲。官燭兩行人第一。夜闌回憶抱孫時。眞佳話也

字無對

天下之字皆有對如大小長短厚薄深淺之類惟渴字無對見宋稗類鈔

周槐

華山槐相傳爲周時樹附柏而生俗呼商柏抱周槐一夕雷擊其半華竹樓舅氏文桓自華陰歸攜其一片贈邵東籬姨丈廣鑑因徧徵同人詠之此可與龍雨樵太史南山松皮竝傳南山松皮者北口外物也太史謫戍攜歸者

碩人

左傳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謂賦碩人也沈彤果堂集云美之說詳于文章至無子之云以傳義考之未有所見竊嘗反覆末章而得其說焉夫所謂庶姜孽孽者謂

娣姪之生子如木芽之旁出蘖蘖然也庶士有朅者謂衆子中有朅然健以武者也言衆妾多士而莊姜之無子自見其說甚新

逸書

洪容齋二筆云說文於逑字下引虞書旁逑僝功又曰怨匹曰仇然則出于虞書今亡矣案旁逑方鳩或古人通用今其語明明在也至下句則竟逸書矣然亦見于左氏桓二年傳惟匹耦字異耳

宋主荒淫

宣和遺事載徽宗幸李師師家師師妓名也又理宗于元夕召妓唐安安入禁中見東城雜記孫祖荒淫後先一轍欲不亡得乎

通

服虔曰旁淫曰通然牆有茨庶頑通于君母左傳孔悝之母與其豎渾良夫通是上淫亦可曰通也齊莊公通于崔杼之妻蔡景公爲太子般娶于楚通焉是下淫亦可曰通也愚按晉祁勝與鄔臧通室此通字用得最切

詩品

司空圖詩品何等超妙隨園老人仿而作續詩品然只是論非品也郭頻伽先生作詞品其微至處獨可步塵表聖許玉年明府又有畫品

雷異

嘉慶壬申廣東新寧某村兄弟二人有妹已適人兄四十未娶弟曰兄不娶將絕嗣盍鬻弟以娶婦兄曰得婦而失弟不可以爲人不如其無婦也村富戶聞而義之語其兄曰吾正需傭今予若三十金若弟爲我傭而當其息弟得食若得婦不兩利乎他日有金可贖也從之

婦歸竊疑夫故有弟今何在也夫泣語以故婦曰得婦而失弟不可以爲人不如其無婦也歸謀諸父展轉得三十金藏諸笥既而索之亡矣憤而自縊葬日小姑哭送之忽雷震棺開婦活而小姑死金擲于地蓋小姑歸寧知嫂藏金處陰竊之而婦不疑也遂以棺葬小姑而以金贖其弟事見鶴山吳鴻來孝廉應達雁山文集

高懷

方正學偕葉夷仲輩夜登巾山絕頂飲酒望月劇談千古因曰昔蘇子瞻與王定國諸公登桓山吹笛飲酒踏

月而歸以爲太白死後三百年無此樂矣斯又子瞻死後三百年無此樂也余嘗游金山見淇䃞存太史題壁詩句云玉帶風流五百年今朝重醉此山巔再從以上追前輩采石磯頭李謫仙其高懷正復相似

講易

易同人曰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張邯解曰莽皇帝名升高陵謂高陵侯子翟義也見王莽傳如此解經可以噴飯

聖相師王

秦會之人尊爲聖相韓平原人尊之爲師王二名可作對

任忠勇神道碑

袁簡齋先生任忠勇公神道碑起四句云山西出將應運生祈父之才巴蜀從軍從古落大星之地一起已將生平揭盡是何等魄力

朱註作小講

曾見明人某省某科題爲子在川上曰一節解元文起講云今夫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

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夫子于此發之全鈔朱註一字不移不知當時未行朱註耶抑主司忘之耶然以此註作講實屬超妙亦可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矣

安南表

康熙中安南國進貢其表文云外邦之丸泥尺土不過中國飛埃異域之勺水蹄涔原屬天家雨露語極恭順得體且措詞嫣潤中國亦無有能過之者莫謂偏隅無才也

麗人行

虞山孫子瀟太史有麗人行一篇不知何指余最愛誦之有酒易醉花下人有金難買花前春美人十五瓜未破夜夜微酣抱花臥春風學得柳妖嬈鄰家女兒羞舞腰長安貴人初賜第高築層臺貯小喬綠波一朵紅蓮起豔李穠桃盡休矣啼笑俱能博主憐徹夜歡聲朝不止天生尤物不福人用盡黃金貴人死貴人死美人逃胸前帶得金錯刀和烟和月築樓住開窗自弄秦時簫美人門前五陵騎裘馬翩翩稱人意使君有婦羅無夫

相逢何必還相避君不見綠珠花飛玉碎何其愚季倫得罪金谷改胡不善保千金軀又不見關盼盼紅褪香消都夢幻尚書劍舄已成塵及早開簾召雙燕貴人之富富不如石崇貴人之官官不如建封生前黃金鑄嬌女死後他人樂歌舞劉伶愛酒酒爲生潘岳種花花對語至今花不開潘岳墓前春酒不澆劉伶墳上土

酒祀典

明袁石公宏道觴政八之祭云飲必祭始禮也孔子惟酒無量不及亂酒之聖也祀爲飲宗四配曰阮嗣宗陶

淵明王無功邵堯夫十哲曰鄭文淵徐景山嵇叔夜劉伯倫向子期阮仲容謝幼輿孟萬年周伯年阮宣子而山巨源胡母彥國畢茂張季鷹何次道李元忠賀知章李太白以下則祀兩廡至若儀狄杜康劉白墮焦革皆以醞法得名無關飲徒祀之門垣亦猶校宮之有土主梵宇之有伽藍也愚謂以宣尼為飲宗終覺侮聖不若推靖節先生為尊而諸子中再另選一人祀之較為允協

唐朱泚逼樊系草詔詔成明日仰藥死明永樂令樓璉草詔草歸逡巡自縊死忠義自在天壤人心不死也長安石工安民不肯鐫司馬君實名字九江石工仲寧不肯鐫東坡山谷名字公道自在天壤人心不死也宋周大理聞岳飛獄下而去職明林祭酒因陸監上書而挂冠名教自在天壤人心不死也司馬孚因弟昭弒君而痛哭朱全昱因弟溫謀逆而大罵名分自在天壤人心不死也

詩人工對

滑稽詼諧也亦吸酒曲器也見清異錄故蘇頌詩曰自知伯起難庸峭不及淳于善滑稽蓋庸峭訓挺拔而又爲承梁小木可見古人運典屬對之工宜荆公見銀海玉樓之對而歎絕也

黨姦之尤

李贄極稱武后馮道丁謂以曹操司馬懿爲聖人王安石力辨劇秦美新之爲谷永作而以揚雄爲大賢夏竦贊美李林甫相業漁洋山人稱邱某謂秦檜謀國遠勝岳忠武本朝李穆堂力爭嚴嵩不當入奸臣傳是皆黨

叕之尤者也

厠詩對

魏善伯徵士題范覲公中丞厠上對云文成自古稱三上作賦而今過十年典雅穩切之至

小人

小人之稱自古有之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穎考叔稱之于君願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閻沒女寬稱之于相後乃爲廝役下賤之稱矣宋錢世召錢氏私誌載宣和中有遼右金吾衛上將軍韓王歸朝授檢校少

保節度使對中人以上說話即稱小人中人以下稱我家每日念天童經數十徧忽日對天童豈可稱我自皇天生我以下悉改云皇天生小人皇地載小人日月照小人北斗輔小人前後二十餘句凡稱我者皆改爲小人亦未免太可笑也

蝦蟆給事

宋紹興中大旱禁屠宰諫議大夫趙霈上言曰自來屠宰但禁猪羊而不及鵝鴨請并禁止時因呼爲鵝鴨諫議明給事沈公亦因天旱上言禁捕蝦蟆湯若士目爲

蝦蟆給事人謂湯曰得不傷輕薄乎湯曰吾政欲爲此公垂不朽與鶺鴒諫議作切對耳上見閒燕常談下見萬歷野獲編

弟婦

弟之妻萬不可稱婦戴記大傳曰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駁得最痛快今杭人大呼弟婦且爲之諺曰長嫂爲孃孃顯背禮經可怪也

氽

人在水上曰氽人在水下曰氼沈去聲此皆土人臆造之

字非有典要也有以氽字問人者其人不知沈吟良久曰據字義或是水旁加一去字于理爲近座客皆稱善有頃忽問者歛容起謝曰恠底某前日于某寺中見一經題曰妙氽蓮花經也于是諸人均大悟而撫掌

敠敪

以手量物輕重曰敠敪見莊子註或曰顛篤音義同也今各處口談尚有此語又以一心權事之是否亦用此二字

丁拐兒

衙門向呼官親曰火腿繩子以其高而無民兼有股削脂膏之意也今易其名曰丁拐兒卬義所在曰丁拐依二四則其分為至且居二四之左大無外也若離二四則么四二三得而乘之矣刻酷之至

笑柄有本

朱二泉孝廉瀚仁和人性蘊藉而善詼諧一夕京邸小飲座皆杭人以笑話為令二泉有樹竿曝衣而插于木磉者衣重風緊屢屢吹倒一人曰須用石磉方可不動一人曰石不動乎何以染坊元寳石吾見其自朝動至

夕也曰彼自有人腳踏故耳曰城隍山紫陽山每日千萬人腳踏何又不見其動也曰彼乃大而實心故難動耳曰然則城河橋梁皆小而空心者何亦日踏而不見其動也按此俳語亦有所本東坡先生艾子雜說曰營邱士造艾子問曰凡大車之下及槖駝之項多綴鈴鐸其故何也艾子曰車駝物大且多夜行狹路相逢難于迴避以聲相聞使得預避耳營邱士曰佛塔之下亦懸鈴鐸豈塔亦夜行而使相避耶艾子曰君不通乃至如此凡鳥鵲多託高以巢糞穢狼藉故塔鈴所以警鳥鵲

也嘗邱士曰鷹鶻之尾亦設小鈴安有烏鵲巢其尾乎艾子大笑曰怪哉子之不通也夫鷹隼擊物或入林中而絆足絛偶爲木之所絓則振羽之際鈴聲可尋而索也嘗邱士曰吾嘗見挽郎秉鐸而歌雖不究其理今乃知恐爲木枝所絓而便于尋索也但不知挽郎之足者用皮乎用絛乎艾子愠而答曰挽郎乃死者之導也爲死人生前好詰難故鼓鐸以樂其尸耳與此戲語政相類

代寫書

代巾幗寫家書虐政也余幼時曾爲一親串寫寄夫書口授云伢兒們俱利腮（猶言解事也）新買小丫頭倒是箇活腳蟾兒作事且是溜瞅（猶言快）惟僱工某人係原來頭（初次也）週身僵爬兒風（左右不是也）余曰可改竄乎曰依我寫于是只好連篇別字信手塗抹近閱呂居仁軒渠載二則極相似錄之以併作一笑陳氏寓嚴州諸子宦遊未歸有族姪大琮過之嬸令作寄子書因口授云孩兒耍劣嬭子又閲闒霍霍地且買一柄小翦子來耍翦腳上骨出（上聲）兒肐（音胖）胑（音支）兒也大琮不能下筆又京師有營婦

其夫出戍以數十錢請一教學秀才寫書寄夫云窟賴兒娘傳語窟賴兒爺窟賴兒自爺去後直是忔(音忤)憎每日恨(入聲)特特地笑勃騰騰地跳天色汪(去)囊不要喫溫吞蠖脫底物事秀才沈思久之以錢還云你且別倩人寫去蓋二子不肯寫者生恐落筆別字不若余之無恥也

治眼齒

宋張文潛曰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軍當如

商鞅之治秦

奚鐵生

奚鐵生徵君岡號蒙泉外史杭之仁和人也工畫山水花卉兼善大隸精篆刻詩才清絕俱爲畫所掩與山舟學士善里中凡有求學士書扇者則一面必徵君畫也於余家爲羣紀交先伯叔祖先大父並相結契昕夕過從先生性嗜酒而尤喜劇談半酣以往或多所白眼者故人恒忌之晚年遭回祿境三子先公歿遂無嗣以兄子伯玉茂才潤爲嗣歿後十餘年其友顧西楳先生洛

爲之追摹遺像極其神似裝冊徵詩余附七古一篇伯玉曰是詩可以爲先子小傳遂錄而存之蒙泉先生老故鄉在昔爲我大父行大父之歿歲癸丑又十載後公云亡其時壬也尚童穉未獲杖屨親輝光公之風流及文采我父詔我言之詳先生之貌淸且雅寒如秋水和春陽先生之品峻且潔皎如孤鶴雲中翔先生之詩妙天趣冬心樊榭有瓣香先生之畫擅衆美衣鉢徐立山華秋岳兼陳玉几方環山先生鐵筆恣奇古後先丁叟硯林伯仲黃小松先生大隸脫凡近上法漢魏兼宗唐先生酒懷更磊

落。一飲往往傾百觴泉明歌嘯伯倫哭嗣宗瀟灑元龍狂。從來名宿主多壽。刱有閒福供徜徉。何期反遭造物妒。揭來變局成滄桑。某年吾郡染喉疾。城闉市舍俱罹殃。先生三子並蔚起。鳳毛麟角森光芒。一時玉樹共摧折。西河老淚空盈眶。繼以嬌女亦蘭萎。遺書莫授悲中郎。逾年又被祝融虐。燼化籤軸兼縹緗。移家方遂卜居願。又悲老母終萱堂。嗚乎人生匪金石。那禁連慟摧肝腸。一朝淚盡骨髓竭。公亦相繼歸北邙。其才何豐遇何嗇。此意吾亦疑穹蒼。公歿距今廿餘載。墓門草宿松杉

長虎頭居士公老友追思遺像摹形相公之嗣子竹林彥謹守此冊池新裝攜冊示我索我咏展視佳什紛琳琅嬴庵謙庵伯祖旋園接山叔祖兩老人其上各有留題章六七年來苴殂謝對此那不心惻傷請識所聞具如右作歌繼事書其旁歌成我尚有餘感祖庭追憶空徬徨伯玉年逾四十猶困一衿現就幕廣東

些

楚詞些字沈存中以爲梵語薩婆訶三合之音夫其時佛教未入中國豈梵音先及荊楚耶且毋也天只不諒

人只鄘風也椒聊且遠條且唐風也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旣曰歸止曷又懷止齊風也各各不同又將何解蓋列國並有方音此是其卒語之詞耳

路化王

許亭史孝廉心坦仁和人官慶元學博性嗜飲而好詼諧一日座中忽舉問曰戲劇中八大王余嘗考之已得其人昨閱五虎平西小說有所謂路化王者稱李國舅云是李太后之弟自民間訪來者其人有可考否一客曰先生亦太好古矣此不過因狄太后有姪封王故設

言此人以作陪襯耳何足深究耶余并五虎平西小說亦未之見更不敢置喙後閱宋魏泰東軒筆錄首一條即記云李太后始入掖庭纔十餘歲惟一弟七齡太后臨別手結刻絲鞶囊與之拊背泣曰汝雖淪落顛沛不可失此囊異時我若遭遇必訪汝以此爲物色也後其弟傭于鑿紙錢家然常以囊懸胸臆未嘗斯須去身也一日苦下痢勢將不救爲紙家棄于道左有入內院子者見而收養之怪其衣服百結而胸帶鞶囊問之具以告院子愁然驚異蓋嘗奉太后旨令物色訪其弟也遂

解其囊入示太后具道本末是時太后封宸妃眞宗已生仁宗矣聞之悲喜遂以其事白眞宗遂官之爲右班殿直郎即李用和也及仁宗立召用和擢以顯官後至殿前都指揮使領節鉞贈隴西郡王世所謂李國舅者是也據此則其人並非杜撰

物性之異

石入水則沈而泗濱有浮水之磬材木入水則浮而南海有沈水之烏木水類出水即死風類入水即死而鶩梟龜蟹則出入于水而皆不死牛順風而行馬逆風

而行速皆物性之異也

陽明

陽明之學譽之者半毀之者亦半甚有醜詆之比于王安石者此則太過然愚謂公亦有自取之處公嘗詆朱子以爲禍不下於洪水猛獸今天下皆紫陽之徒也無怪于夫之集指矣

問家鄉詩

陶淵明問來使詩云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山下。今生幾叢菊王摩詰詩云客從故鄉來。應知故鄉

事來日小窗前寒梅著花未王荆公詩云道人北山來問松我東岡舉手指屋脊云今如許長三詩機軸相同而各有意致

糖霜

糖霜之名唐以前無所見古人只有餳乃煎米糵而成者見三禮註宋玉招魂胹炰鼈羔有蔗漿些是以漿代糖用也後漢書顯宗紀以糖作狻猊曰糖猊此熬糖爲膏耳吳志孫皓使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餳則稍鍊矣至唐太宗遣使至摩竭陀國取熬糖法詔揚州取蔗

作瀋如其劑色味愈西域遠甚然只是今沙糖樜之技惟坡公過金山寺作詩送遂寧僧圖寶云涪江與中冷共此一味水冰盤薦琥珀何似糖霜美又山谷在戎州作頌荅梓州雍熙長老寄糖霜詩云遠寄糖霜知有味勝于崔子水晶鹽正宗埽地從誰說我舌猶能及鼻尖糖霜之見于文字者惟此二詩然蘇所咏者尚紅糖霜而黃所賦者始是白糖霜也宋遂寧王灼有糖霜譜大歷中有鄒和尚者來小溪之繖山結茅以居跨白驢須鹽米薪菜之屬卽書寸紙系錢驢背負之市人知爲鄒

也取平直挂物于鞍縱驢歸一日驢犯山下黃氏蔗苗黃訴于鄒鄒曰汝未知以蔗糖爲霜利可十倍吾語汝以塞責可乎試之果然自是流傳其法鄒末年走通泉縣靈鷲山龕中其徒追及之但見一文殊石像始知其薩化身而白驢乃獅子也

詩書序次

變風終以周公變雅終以召公周開王化之始召贊王化之成思之深故望之切也毛詩終商頌尚書終秦誓商以啟周之先秦以繼周之後其旨微故其文顯也

武后

則天朝張薛承辟陽之寵右補闕朱敬則上書切諫中有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固應足矣近聞尚食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長史侯祥自云陽道壯偉過于薛懷義專欲自進堪充宸內供奉無禮無義溢于朝聽云云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其言雖出忠悃然穢語竟入奏章可乎

讀書

宋裴惲詩有太康字宣宗曰太康失邦何以此謂我宰執奏晉平帝改元太康曰天子須博覽不然幾錯罪惲由是耽味經史中夜不休宮中目上爲老博士見宋令狐澄大中遺事太祖嘗謂趙普曰卿苦不讀書今文臣角立雋軌高駕卿得毋愧乎普由是手不釋卷見宋釋文瑩玉壺清話見古君臣交相責難眞如師友切磋又涑水記聞太祖嘗謂秦王侍講曰帝王之子當務讀經書知治亂之大體不必學作文章無益也至哉斯言隋帝李主是爲殷鑒若唐文皇之聖學淵深宏文肅括則

天縱之姿又當別論也